國朝奏疏

國朝奏疏卷十四

蕭山　朱雲

典儀

祠礼前

請崇配享之禮疏康熙六年

山東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周季琬謹

奏為郊祀之期在邇請崇祀

天之禮以光孝治事臣聞郊祀之典肇自有虞因敬

天而大報本祖有功宗有德皆以配享上帝

此治世之大經古今之通義也我

皇上紹膺大寶南郊大祀歲一舉行視承祖鬯以

太祖

太宗並配久著敬

天報本之誠惟是

世祖章皇帝以創業垂統之君立法典武功並懋升
遐以來固已陟降左
帝左右矣但未奉
神主於郊壇則
皇上對越之際必有未尽愜之孝思也夫孝莫大于
尊父尊父莫大於配天自古迄今未有受命
之君而不配天故名未有之称祖而不配天者
三代之君隆礼明樂備莫盛于周廿时帝嚳
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祭法曰祭昊天於
圜丘曰禘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

於明堂曰祖宗又曰祖者始也宗者尊也禘郊祖
宗皆祭祀以配食之名也可見成周之世已有
四后並侑配享漢承秦後祀樂廢墜至孝武
太始四年乃祀高祖於明堂以配上帝明帝永平
二年祀五帝於明堂又以光武配唐高宗顯慶
二年詔圜丘以高祖太宗並配代宗永泰二年
春祈夏雩秋享冬報以太祖高祖太宗肅宗
分配宋初制南郊地祇及感生帝凡大祭以四
祖迭配至仁宗皇祐二年大享天地於明堂
以太祖太宗真宗並配儀如圜丘又詔南郊

各以三聖並侑明洪武時合祀天地止奉仁宗配至洪熙元年更奉太祖太宗並配此歷代祀天配享之大略也由是觀因革損益原無定制孝思不匱禮可以義起者也我

國家混一寰區規模宏遠應備使禮樂明備駕軼百王今祁宋以至大祀南郊為期不遠伏乞

皇上初下禮臣酌古準今修以祀典印奉

世祖章皇帝之神主並享郊壇明於孝經嚴父配

天之義渾合而曲當矣

請舉行籍田之典疏　康熙六年

管理京畿湖廣道監察御史加二級臣蕭震謹

奏為務農係致治之本

躬耕為起化之原請

行籍田播穀之典以垂於

天永命之書耳嘗考古記孟夏之月天子以元日祈穀於上帝親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又祭統祭法皆記籍田耳蓋上供郊廟之粢盛以敬耳其所先下令稼穡之艱難以指桑艾兆姓俾薄海內外知厚生而

勸本業也臣讀詩周成王籍田作載芟之

章文漢文帝景帝詔行耕桑帝親耕

后親桑自是以降漢武帝征和四年唐太宗

貞觀二年宋太宗端拱元年仁宗明道二年

明太祖洪武元年皆躬行籍田以為天下先

其他載在史冊者不可殫述我

世祖章皇帝耕耤百王隨時因事至於躬耕之宜遵

循舊制諸臣見於古憂勤之後事臣不棄

意農之而能致理綏猷者也矣

皇上百兩新絅勵精圖治上

聞聖聖慈壽恭簡安懿章慶敦惠莊太皇后徽號、
仁憲恪順皇太后徽號、以隆尊
親之典、舉
世祖配
天並修
寶錄、以尊
皇極之建立
孝康慈和莊懿恭惠崇天育聖皇太后廟祭、以昭不匱
之思、
科臣

挙学講経之語以重師儒之道固已祇承

先志継序不忘矣然而食居八政之先穀乃民命之一

連年以来業勤

先帝之疇咨惟是三農最苦滞難者多望治最切恭

逢

親政之時正父老扶杖拭目以覘太平之日凡諸用

人行政所以加恵元元之在在

皇上知傷之心固当不然矣

躬耕而始見但耕籍乃

国家一大典礼不可不及時挙行者尤不徒係其文

也、敢請
勅部詳定儀注、以來年春擇吉進耒耜、悉如農家式
樣、勿易斷飾、恭請
皇上躬祀
先農、由生民請命、仍行三推之典、幸諸王大臣文武
百官以次秉耒耜、布種稑之種、俾庶人終畝焉、
然後享
天地於郊壇、祭
祖
宗於太廟、大孝蒸嘗於斯稱盛、併祈居安思危慎修

思永孜孜焉以敷

天勤民而制治保邦之本則一起念間

天人交應慶哉天下百姓知

皇上之重農務本也相與率其伯亞旅以盡力南

畝播時百谷由是而春稼以秋倉廩以實比周

之成康漢之文景唐之太宗宋之仁宗其時戶

給人足斗米數錢豈比屋相望烟火萬里而理

和樂成矣是則綏萬邦屢豐年直躋

皇上之一身也之更深

皇上之一心造之矣

請定雩祭大典疏 乾隆七年

巡視北城掌山東道監察御史臣徐以升謹

奏為水旱關係民生請定祈禱之祀典以昭誠敬事切惟堯水湯旱聖世不免實災之乘禱雨祈晴古來原有將舉之礼我

皇上旰食宵衣勤求民瘼今歲春夏以來畿輔地方偶爾雨澤愆期原免遽干災矣而

深宮齋禱默致精禋

恭旨頒領大沛鮮澤并

命礼臣設立壇場虔誠禱祈仰見

聖主以傷屢念為民請命之盡心，臣切以為禮典所
在，亟宜修舉。按春秋傳曰：龍見而雩，蓋古者
雩祭之典，所以為百谷祈膏雨也。禮記祭法曰：
雩祭，祭水旱也。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祈祀山
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
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是為常雩，乃若偶逢亢
旱，則又有雩。周禮稻人旱暵共其雩斂，春秋書
雩二十有一，故有一日而再雩者，旱甚也。是又因
旱而雩，義雖不同，要之雩祭之典自古有之。
考字義，雩者吁嗟求雨之意，其制則為壇于

南郊之旁，故尊南门曰雩门，是雩坛实与其地矣。自西汉之世，雩礼始废，则移祀天地宗庙。晋永和时，议制雩坛于国南郊，梁武始移雩坛于东郊，又改燔燎而径坎瘗。唐太宗又雩礼于南郊，宋制孟夏雩礼昊天上帝，考明雩坛立春之门外，是历代皆有雩也。我

朝礼制具备，会典不载有

躬祷之仪，独于雩祭尚未设有壇壝，似属阙典。虽

郊祀之礼，不有云雨风雷之神、与岳镇海渎之位，而礼必有所未设，乃于祈祷之典，似觉更当诚敬周

詳伏乞

皇上勅下礼臣博求典故詳考制度於京城之內擇地建立雩壇倣古龍見而雩之礼每年四月擇日致祭一次偶遇亢旱愆陽，澤稀少即於望告嶽鎮海瀆及諸山川能出雲雨者以祈求雨澤至有於各宮觀處祈禱再查祈雨祈晴原同一條倘今雨水過多祈求開霽之至請照祭法雩禜祭水旱之例各於雨壇致禱庶誠敬克申於典礼似為允協至僧道諷經考周礼巫師帥巫而舞雩故古今歲旱暴巫之說然縣子之對魯穆

公曰天則不雨而望之男婦人於以求之不已
殊矣今使道佩経求雨是名巫師之責也豈揆
諸礼経考諸礼制佩経之例臣愚以為似乎停止
其或有寺觀之願祈求者名听其自便虔心不必
從為壇壝至禁止屠宰一節查唐開元間有禁止屠
之例然稽之雩礼名用牲牢故雲漢之詩曰靡
神不舉靡愛斯牲是古礼祈祈雨未嘗禁屠且
使経紀小民各以敗業民間嫁娶等事多有未
便臣愚以為屠宰似名不必禁止至于不理刑名
則各衙門事件繁多反致稽遲淹滯則笞杖

等罪不過懲儆刁頑原非大傷民命亦必遂致干和若概從寬釋是頑之徒反無所警而姑息養奸之漸臣思此與刑名案件似應照常辦理臣又考之書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自古雨暘寒燠休咎攸關不獨人君當誠心修省卽大小臣工皆宜各有躬省職之思至于直省府州縣各應並設雩壇俾展祈求之典臣請嗣後京師地方或遇雨暘偶爾愆期應被祈禱時

皇上於大內處虔誠致禱

特遣大臣官員詣壇致祭其王公以下至各部院官員

如何分班詣壇虔誠致禱及直省官員遇本地

方水旱詣壇祈禱之處伏乞

勅下

礼臣一併詳议酌定仪注遵照通行庶大典举

而誠敬照以对越

上帝以消弥災眚而古礼咸备矣

請舉秋官報大禮　乾隆十八年

光祿寺少卿加一級臣觀學海謹

奏為請舉秋報大禮以脩祀典以崇

聖治事臣竊惟王者父天母地事〻一如事視宗廟之

禮、禘祫而外、四時脩享、其禮天也、冬圜丘、春祈

穀、夏大雩、至享帝則秋祭也、唐虞三代以來典

制雖失而禮義則同、簡冊具存、班〻可考、我

皇上秉乾御宇、敬

天勤民、祈穀冬禮諸大禮、每歲

躬親、後

特舉常雩示由民祈禱丞孟古制令備記召孔明千
載一時也可就其舉行於季秋享
帝大祀
卑臣聞雩祈也祈百穀之雨也享報也報百穀
之成也有祈必有報祭之禮也且夫祭天所以
法天四時備而由乾四時具而成歲秋享之祭協
其祈以仲崇報歲禮全而天人和合
聖天子隆舉盛禮端在
令
日臣謹按季秋享帝之文載在月令而秋祀昊
天上帝開元禮名復可稽程子云古者一年之
間祭天甚多春則因民播種而祈穀夏則恐旱

謨而大雲以至秋則明堂冬則圜丘皆人君爲
民之心也欽惟我
皇上愛育黎元有加無已當夫萬寶告成普天豐樂
皆
上天錫佑之具仰祈
皇上舉行季秋享
帝大祀以答
天庥以合於四時備祭之義洽四海之歡心益展
聖主敬
天勤民至意百司羣僚曷勝忻舞至其規制儀文之詳

仰祈

勑下

礼臣敬謹集議恭呈

睿鑒

要於酌古宜今斯所由式來許而光前謨者也

微臣學識譾陋典禮未諳何敢冒昧陳奏仰瀆

天听

但幸際礼樂明備之時承乏執事奔走之末敢

献芻荛用抒愧悃無任悚惕屏營之至

請舉行蜡祭乾隆十八年

浙江道監察御史降一級留任臣曹秀先謹

奏為誠能動物泳慶好生敬抒鄙見恭祈

聖鑒事臣竊觀迩來近畿郡縣蝗實間發仰崇我

皇上特遣大臣侍衛勤督地方有司實力撲捕

天語諄切總貴仮照毋令滋生貽害田稼似此視民

如傷誠求保赤之心固

上天所垂鑒下民所共感者臣嘗讀小雅大田之詩曰去

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

炎火蓋言致禱於神祇除害也唐臣姚崇遣使

捕蝗引此為証，在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宋臣朱熹右以為古之遺法如此，他若傳書所云蝗不入境，又或一夕飛沉東海，未必概為附会。而礼為蜡祭七日昆蟲，宋儒陳澔注為螟蝗之屬，人知螟蝗為災，不知其與於祭也。蓋凡物類雖微，各受一命，物性雖蠢，感格於誠。易中孚之彖曰信及豚魚，前聖所為幽明合契，是以驅除祭蝗螣，禱文禱祀，著為明徵，今蝗蝻螞蚱，雖然並生，惝惝蠕蠕，不可勝計，要為凡分造物之微命，害我田稼，苦我百姓，勢不得不遵古法。

蝗之撲捕、賤食苗者死、不食苗者死、此蝗傷法
俱窮之時也、臣竊恐蝗蝻與於祭之義、雖宜
當蜡索、呂若及時、前於夏間少雨、官司禱求、不
聞微應、迫我
皇上憂矜、甘霖立沛、浹且足以極
天誅、自可以動物、敢忌
皇上手幾之暇、
御製祭文一道、頒諸郡縣、選有蝗蝻之地、即行致謹
勝莢、度具酒楮帳幕、焚香告祭於神、俾蠢蠢蝗
蝻限以一日二日、遯跡於荒曠之野、宿莽之墟

凡逃生命，適限不用命，官吏鄉保多信人数
竭力撲滅，既以廣

聖人好生之德，自当切為民請命之誠，臣料田祖之
神，陰相除殄，必不復留遺育，以滋擾於青疇，緑
野中也，可否仍於冬令，考稽故典，舉行蜡祭
以合礼經之義，恭候

皇上欽定，抑臣更有請者，向時州縣捕蝗，多係捐办，
今年

恩旨許令帑办，該州縣更不得藉口無力，但一法立即
一蝻生，州縣衆必報多，上司以其報多，駁結往

逐一檢案牘，詳詢捕蝗時，僱募夫役，用支錢糧，該令同城教職佐雜，一面會同給散，一面印發書名押開報，該管上司，查核出具，銷冊准其完抵，並嚴防不得假手家人書吏，致滋混冒，以往年

恩賜銷緣米麥賑等件，尚多冒錯，其弊不可不預防也。臣言是否可採，伏祈

聖上睿鑒訓示。

請留 齋宮舊制 乾隆四年

禮科給事中稽察奧平倉臣鹿邁祖謹

奏為敬陳芻荛仰祈

睿鑒事本年四月二十八日准太常寺移会内開為奏

請銷裉事四月二十五日本寺奏稱臣寺於乾隆

四年三月十五日奏請將

天壇

地壇

朝日壇

夕月壇乃發回之

齋宮、折〻七治、至折下旧料内，如另栯木、交内務

府收貯備用、其餘堪用木植磚瓦等項存貯臣

寺、於西

壇廟修理应用甘因具奏、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謹查得四至

齋宮殿宇、大小房座、共六百十七間、週圍墻垣、折長五百三

十六丈三尺弍高一丈三尺弍厚五尺

天壇内

齋宮内外護河二道、共長三百六十五丈一尺弍寛三丈、深

一丈四尺、石座橋六座、週圍欄板橋面甃、甃均皆折

郎、護河用土填平、照例約估匠夫車價等項、共需用銀六百二十九兩八分二釐、錢九千九百三十一串五百六十五文、伏候

命下、將該用銀錢行文戶工部、務取應用等因、奉

旨知道了、相應知會等因前來、臣伏思典礼莫隆于

郊壇、而

享殿之外、創立

齋宮、嚴肅整齊、以致先子潔蠲之志、今齋宿之處

大内、而

圜丘、
方澤、旧規仍需不改、始慎乎也、非太常寺奏、称四坛旧设
斋宫、请行拆去、其拆卸之费、计需修金、臣愚以為觀
折之不易、益知創構之维艰、當存之云撙於
事、扰当慎重遵四、况乎典礼攸関耶、窃思與其
糜费修帑金以毁
斋宫、云守仍原原々
斋宫以存旧制、再该寺奏称拆卸補木交内務府收
貯備用、其修理用木植磚瓦等項、存貯该寺、於
為

二

壇廟修理應用等語竊見我

皇上敬

天尊

祖、至誠至極、何惜此材存之木植以供

壇廟之用、至留充別項公用、尤屬非宜、臣備員禮垣、稽

查禮部太常寺、輾轉思維、似不如仍舊之為

便、臣愚蒙之見冒昧陳請、伏祈

聖明鑒察

一正祀典疏 順治十七年

刑科給事中臣杉本盛謹

奏、為祀典仙始道統攸関、恭請

睿鑒、釐正、以光盛治事、竊惟

国之大事、在祀、神人所共鑒臨、甚盛舉也我

皇上敬

天勤民、凡已祭告、不憚勞瘁、必行

親詣、仰見我

皇上敬崇祀典之至意、臣異見所及、已祀典所関、應行

釐正、謹按陳以備

睿鑒孫擇其一以北嶽之祀典當設也禮記云天
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臣陪祀
方澤見嶽鎮海瀆皆配祭其正與禮記相符書言舜朔
巡狩至於北嶽北嶽恒山也考廣輿記大同府渾
源州有恒山水經謂之玄嶽其山高接雲漢忽
崖峭壁多產奇花異草諸城中奧區也設使
傳恒嶽之石飛至鎮定之曲陽縣說為神奇遂
移祀曲陽夫渾源恒嶽表自唐虞允為北方主
鎮是稱北嶽乃歷代建祀止在曲陽焉言飛石
實出荒唐不經載考在晉則山雲與契州渾源

不足以當、遂寄名未及混一、仍祀曲陽、亦因陋
就簡之當、似非一統盛治所宜、夫辨方正位、渾
源於四嶽為正北、而曲陽稍在其東、且建都于燕、
曲陽乃在京師之南、而渾源正在京師之北、為
國家舊屏、且其洞壑幽邃、信神靈之所據宅祐
國庇民、莫大於此、既稱北嶽而禋祀弗及、允為
缺典、況我
朝統一華夏、版圖益於前代、不祀渾源而僅祀曲陽、
尤為未協、伏乞
審鑒勅部酌議釐正、以昭大一統之義、於治理實為

所教而女一由周公之礼典当议也臣按道统故
治统之所由開也哉
皇上
勵精圖治究心理学作君兼以作师大学释道
親詣
行礼
皇上
之崇尚聖学為天下臣民倡道莫先焉然臣見
道統之傳前明會典開載經筵致祭礼伏羲神
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凡十一位於文
華殿之東是周公與孔子並列久矣臣請用孔
之道而敎陈之今文道統之傳世過六經周公
制礼作樂最為明備而於易已大象爻辭之繫

詩之邪風文王之什書之多方大誥之篇皆周公之易象詩書礼樂以俟夫子之刪定贊修尤彰明較著者逮世道衰微而後孔子春秋作焉是以孔子曰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孟子曰惟周公仲尼之賢道叙存心之統則曰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明道統之傳者明自周公而紹述自孔子故性理者曰孔子所統於周公者也臣荀任汝陽卒官丁祭之後於西部祭賢祠之周公儀焉以伯禽為配而天下学宮未及祀周公学人雖之羹墻之慕無從瞻拜心窃慨之及考之

書傳自孔子以前曰先聖先師皆以作君者為
之如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是謂生都
顯位沒祭大臣基於三代以來學校之立制漸
論於是始以師弟子群居以相講受者所謂
以祭其先師者然秦漢以來始以之如漢高帝
過魯以太牢祀孔子此漢以來祀孔子於魯之
始魏正始七年令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於
辟雍此祀孔子於大學之始元魏文武帝建宣
尼廟別勅有司行薦享之禮此郡國以立
廟薦享之始唐高祖武德二年詔國子學立周

公孔子於一所、四時致祭、此周公孔子既立廟之
始、至太宗貞觀二年、左僕射房玄齡等議、武德
中詔釋奠於大學、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享、於
理未合、為周公尼父俱稱聖人、庠序置奠本緣
孔子、逮晉宋梁陳及隋、皆以孔子為先聖、請停
周公升孔子為先聖、以顏回配之、此專祀孔子
為先聖之始、明祭酒邱濬謂孔子道大不可加
以謚號、宜稱曰先師孔子、此以孔子為先師之始、
由此觀之、昔之為君者、政教之職不分、故君而
兼師之任、後世以布衣任、乃據君師之名、孔子

集羣聖之大成爲天下道德之宗崇祀學宮已久今欲以學宮中置周公一位以遂學人瞻拜之誠又難其地臣再四思維孔子沈稱治統于周公是孔子之聖周公傳之也傳聖之功與啟聖之功均尚不朽請乞

睿裁

勅部議曰

國學以及天下郡邑學宮酌定周公祠曰傳聖祠以啟聖祠例春秋致祭儀文名如之查各學宮皆有尊經閣或一亭或就此中酌議更爲省費而適行也然論湮沉之久一旦舉行周公之

昊來格來歆且孔子夢寐之誠忽然鑒而式
臨之、天下郡縣有司博士弟子入廟與祭瞻幡
然覩盛於周公孔子之道蒸蒸然勤忠孝之風
釀詩禮之俗不難矣所俟豆僅几筵簠簋之間
哉臣按此二字已皆於治統道統之間

皇上舉而行之、實萬世之曠典也

釐正北海祀典 康熙二十六年

副都御史徐元珙謹

題為告祭北海之方位應請釐正以重祀典事。臣按歷代祀典，唐望祀北海於洛州，即今河南府。宋望祀北海于孟州，即今懷慶府也。明亦望祭于懷慶府也。我

朝典制，東海祀於萊州，南海祀於廣州，二祀近海洵為允當。西海則於蒲州望祭，蓋西海遙遠，稍宋明之舊而取之宜也。至北海則仍祭於懷慶，亦宋都於汴，而懷慶在其北。彼時幽燕皆非宋之郡

出國門而望北一祭，必權宜之計，以昭定為燕京，仍
往旬向祭北海。我
朝因之，殆非宅中以莅四海之義。伏查北鎮醫無閭
山，在奉天省廣寧縣，為北鎮山海關，迤北之海，猶北
海之況。
盛京世祥重地，土厚水深，源流綿邈，
皇上声教四訖，幅員之大，洪古未有，長白山水并烏龍鴨
綠諸江，名冬朝宗於海，則北海之祭，不應仍左懷
慶。此祀典之急宜釐正者也。伏查順治十七年科臣粘
本盛題請改祭北岳於渾源州，伏祈

勅下部議嗣後告祭更宜於迤都近海地界以正方位而重祀典

請釐定堯陵疏乾隆四十五年

禮部侍郎臣錢載謹

奏為恭請

聖裁釐定堯陵事竊臣今年奉

命祭告秦蜀由道山西平陽訪得帝堯陵城東北七十里

所謂瓶山洞々下尋存

命典試江南，過东平，访向所祭尧陵於州东北二十里蘆
泉山，王之澂又臣等
命視學山东时，按試曹州，道经平野，遠瞻曹濮间，所祭
之尧陵，今臣特所指平陽尧陵石刻之軸，敬謹恭
呈，别指録其草野之文石斷字缺，謹硃圈句读，加
貼黄籤以便
御覧，並録乾隆元年礼部议山东抚臣岳濬请東平之
陵改祀濮州，原覆奏，乾隆四十一年大学士九卿遵
旨议，大理寺卿尹嘉銓奏，平陽尧陵原奏核後，臣等由
奏，平陽所访以帝尧陵，由等

諭旨、許臣次第查考、今臣遍考諸書、詳繹史記而斷敬
皇上而我
一一陳之、墨子堯北教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陰、舜
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紀之市、山海經堯葬狄山之
陽、一名崇山、二說似不可移、惟呂氏春秋云、堯葬於
谷林、史記呂不韋列傳、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
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
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
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述孟柯所
其傍濕、故近之、據五帝本紀於堯名不書葬所、

未嘗采谷林之說，然猶不之信也。臣繹史記正
文體例，皆以如古帝王都於其所，則葬於其所，
故遷之不書然因文也。五帝本紀黃帝既云未嘗
寧居，又云邑於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
師兵為營衛，是黃帝之都無常處也。末云黃
帝崩，葬橋山，惟以黃帝之都無常處，故必書其
葬所，此史例也。且於封禪書，備載齊公孫卿言黃
帝上天之事，而於本紀自書葬橋山，所以遷之特
筆也。於是帝顓頊、帝嚳、帝堯皆不書其所都，不
書其葬所。帝顓頊帝嚳之不書，猶可曰因文臣

至帝堯、禹貢曰冀州、夏本紀云禹行自冀州始

後儒以西尊京師、五子之歌、惟彼陶唐有此冀方

尚書其字明徵、然則堯之都冀可知者也、堯授舜

舜之授禹、皆都冀州、而迁於帝舜則曰陟帝位、

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

惟以舜都冀州、而巡狩至蒼梧、故必書其葬所、与

黄帝同、此實史記正文之例、臣瓚云正文在、蓋以司馬

迁後諸書之言、堯陵如皇覧、如帝王世紀、若此如呂

氏春秋、皆見收于列宗裴駰史紀集解、以注入

於史記不采、而不書葬處之下、遂仍紛煩

不一、臣謹按史記不采呂不韋堯葬谷林之說
而先據諸帝紀正文以疏明其條例、夏本紀帝禹
東巡狩、至於會稽而崩、則不於其所都之冀州
矣、故必書其葬所、然其書葬所也、乃於贊語云、
或言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
會稽、會稽者、會計也、此則文章家之波宕、然猶云
言者、蓋慎者也、於是黃帝之書葬、舜之書葬、禹
之書葬、凡三、而又詞有別、要之不崩於其所都、故
其書葬則一、然則堯之都於其所而葬於它所、
不書葬焉以異矣、殷本紀、湯始居亳、從先王居、

刘湯都亳矣然其廟不书葬刘都在其所而葬
在其所矣周本紀既曰武王至 贊語又云周復都
豐鎬武王之廟不书葬而先是云九年武王上祭
於畢刘文王墓也贊語又云所謂周公葬於畢畢在
鎬東南杜中此皆旁見之法臣今年春
命始祭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之陵因見周公太公伯
禽從葬之墓皆在今畢原上刘周之都於其所
而葬于其所故不書實與殷湯帝堯不書葬之
例一然刘帝堯之都於平陽而葬於平陽可以信
矣司馬遷云云應书独堯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

不雅馴、故遷於以上本紀、其例如是。至於秦漢則述矣、其所不葬、又言不以例其前也、臣謹再歷辨諸書之說於後、自呂氏春秋始云堯葬谷林、司馬遷雖不采於史記、而其說已流傳、司馬遷武帝时人、歷昭帝宣帝、至元帝时、刘向諫起昌陵疏、乃歷叙堯葬濟陰邱壠皆小、殷湯無葬處、且云文武周公葬於畢、皆無邱壠之處、则实與臣所見之邱壠高大不合、緯尚書孤左長言薄葬、並必考地志、其云堯葬濟陰、则沿訛於呂氏春秋也、自此以後、一說相承、魏文帝好學、王象繆襲等受詔撰皇覽、皆記先代冢墓之處云

尧冢在济阴城阳，仍刘向、吕不韦也。隋隋书经籍
志，皇览一百二十卷，缪袭等撰。刘必伪必滥矣。今其
书不存。臣谨按史一条云：吕尚冢在临菑县東，去县
十里。以臣所见，太公墓实葬于周之毕原，文王陵左、
周公墓右。且礼记太公封于营邱，比及五世，皆反葬
于周。以此思之，皇览所言未可尽信。晋皇甫谧作
帝王世纪，仍皇览之说，云尧葬济阴城阳西北四十
里。臣谨按史记正义，尧辟位二十八年而崩，天下不书
葬地，而小注引駰案皇览曰：尧葬在济阴城阳。
刘向曰：尧葬济阴邱垄山。吕氏春秋曰：尧葬穀

林、皇甫謐曰、穀林、即城陽、堯都平陽、於詩為唐
国、此皆刘宋裴駰章合諸書之一説相承、而刘向
信郎諸皆小己、祇為郎城山、以故後此諸書之李
引之、至理与正史相符、正史司馬遷書嘗之也、後
漢班固、明帝永平初、受詔撰漢書、至章帝建初
中始成、班固前些刘向百二十餘年、其修地理志
正文、惟書成陽、而唐顔師古又於其下注云、古堯
冢靈台、班固書嘗言堯葬處也、至刘宋范蔚宗
漢書、郡国志、乃直書成陽之堯冢靈台、考蔚宗入
宋書、宋彩和年、其補志乃前略之 刘昭而顔師古又、

已引郡国志以注地理志似此纠纷盖魏之皇览晋之帝王世纪其说方滋侈也然刘昭此如晋书地理志之作于唐及宋史礼志凡书所引据尧陵于前说者臣亦不敢自为歧辨以上渎

圣听、臣敬谨请再疏明其可据汉书章帝本纪元和二年东巡狩使之祠唐尧于成阳灵台此正文也盖自刘向不尝据吕氏春秋班固虽未之采然其说之行间二百余年、度其时济阴成阳已有宫由尧冢又阅三十九年安帝延光三年、东巡狩遣使祠唐尧于成阳此亦汉书正文是卯乾隆元年山东抚臣岳

濬奏請堯陵由東平改祀濮州由
國家有大典禮行告祭之處此臣諮訪土山東財所
遠睹於平野累云山川形勢之結構窮計能
帝堯詔臣皆大聖人之所營建堯都平陽御西
遠葬於濮州而卧葬乃如是之訪由平陽堯陵之
靈境蒙
君許臣次第查考然後知濮州卧理濟陰成陽靈臺
地堯冢也北宋歐陽修集古錄載宋洪适隸釋皆
列後漢堯祠祈雨碑修跋云碑云延熹十年仲
春二月陽氣浸隕又云享祀羣神又云孟冬君

知堯精靈與天通神修治大殿以此知為祈雨於堯祠也堯祠在濟陰郡述跋云古濟陰太守孟郁修堯廟碑臣揚按延熹十年桓帝時也又後漢堯祠碑修跋云碑在濟陰碑云帝堯者蓋昔世之聖王也又云李樹連枝生於堯祠熹平四年建臣揚按熹平四年靈帝時也又後漢堯母碑修跋云其文略曰慶都僊沒蓋葬於茲欲人莫知名曰靈臺上立黃屋堯所奉祠臣揚按此例與空附會之碑後云故廷尉陳惟大漢堯之苗胄當修堯祠於是修撰皇碑云堯冢在濟陰成陽呂氏春秋云堯葬穀林皇甫謐

云穀林即成陽、然自史記地志、及水經諸書、皆堯
母葬處、惟見於此碑、蓋名葬某陽也、而諸書皆由
城陽、惟此碑由某陽、適跋云、右成陽靈台碑、靈帝
建寧五年立、與堯碑二碑、皆在成陽、於是適據
地志、濟陰成陽、有堯冢靈台、不明言靈台為堯
母冢也、章帝紀、元和二年、使使祠唐堯於成
陽靈台、注引郭緣生述征記曰、成陽城西有堯陵、陵
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稱曰靈台、據此則與碑
合、靈台非堯冢明矣 臣按此今從漢書本注云、郭緣生述征記曰、成陽縣東南有堯母慶都墓、上有祠廟、堯母陵俗名名靈台、大母若云成陽、有 臣謹按右第一
堯陵之南一里之臺、不知洪适所指何物也

碑第二碑、修與造所致碓是堯廟堯祠第三碑名
云當修堯祠、修跋此碑似是執於堯母葬処乃引
皇覽呂氏春秋皇甫謐而云名葬成陽、志謂
帝堯、蓋靈祠也若修所收之碑文碓敘堯冢、
則何必引本以出據、至遂跋此碑云、靈台純堯冢
明矣、蓋信章紀之成陽靈台、而宜直闕郡国志之[illegible]
祠與堯母靈台、而未嘗言堯冢臣又考者隸釋
所載孟郁修堯廟碑云、聞帝堯陵在成陽、遣戶
曹掾與中牢祠、又云與西宮學生、又云修治大殿、是
因祀廟修廟、而先以靈祠數佐而照耀之、故曰聞.

若氏之陵即氏地叙氏子伯必曰閔又云霍孝堯
祠碑云漢洄與造立靈廟以一太牢祓祠又云乃共
立壇墠刊碑紀石是因舊建堯廟而設壇墠者
嘗見先氏之靈也蓋堯陵未知實處而人之欲氏
堯陵於濟陰成陽六室嵌敬叁之誅然則帝
之祠唐堯於成陽靈台祠其廟也若帝之祠唐
堯於成陽者非祠其陵也而酈道元之引漢
三碑共望見帝王世紀諸書相附麗並不詳繹碑
文以分別祠廟陵之義緣好奇之本如晉時所
出竹書紀年云帝堯八十九年作游宮于陶

十年游居於陶一百年涉於陶蓋陶邱在濟陰也然而
齊伯昉所收永初山川記云堯先居陶後居唐曰陶
唐氏也至唐之魏王泰括地志云故堯城在濮州鄄
城北引竹書云昔堯德衰爲舜所囚又有偃朱故城
引竹書云舜囚堯復偃丹朱使不與父相見此皆右
谷林之說也必欲附會堯之嘗居濟陰且涉於濟
陰則度必葬於濟陰矣次魏酈道元注水經
備引成陽之堯陵有堯母慶都陵之堯祀中山
夫人祠然於後結束云考地驗狀咸爲疎僻蓋聞
將書牴牾耳自濟陰既當之堯陵始可云附之堯

母慶都陵、又附之中山夫人祠、道元在後魏時已
云可考驗、概之以聞疑書疑然、則濟陰之云堯陵
傳矣、臣考今其處惟存元結世雄書帝堯墓三字一碑、而世之引以爲經注、以考堯
陵在、但豎稱其旁列而脫畧其末尾、殊失酈道元所
以悠引之本意、東平、祠爲陵、宋聞室語祠堯於鄆
州、鄆州今東平也、明洪武四年祠堯於東平、榮亦云
遣官致祀、修陵、臣非訪之旁泉山處陵在平地、後立
一磚墻、冢高四尺、沿墻出小孔、旁去孔尺餘、一雲龍紋
石片平其上、左右旁各鑲一石片、如擁護然、臣於石
片缺至、仰睇鑿土致落、而斷磚零石、而沿墻小孔、生

草一堆，其地之前稍左，與東門山、西門山、斜走缺斷，
界若環抱，此是昔帝堯葬處，此與諸語汉禮濮州
禮臣議，雖不為其目擊也。至尹嘉銓之來平陽考据，
亦備述臣議駁，自當慎守舊典。今臣考得後漢王充所
為堯葬冀州，此語僅見於南宋羅泌路史、其子羅
苹之註，且以為安之甚。蓋右濟陰之說者，必廢平陽
之說，則此語蓋實也。臣又考得北史魏孝文帝本紀：
太和十六年，祠堯於平陽，此名祠於廟；二十一年至平
陽，遣使臣以太牢祭唐堯，此當祭於陵。先是二十年
遣使者以太牢祭漢光武及明章二帝陵，唐高宗並

慶二年、帝在雒陽宮、遣使者以少牢祭濟光武汝魏
孝文帝陵、蓋凡書祠者、當是廟、凡書祭者、當是陵、
文在孝文時、猶常修祀於平陽、而酈道元父酈範、若
文所作用、道之仕宦武孝明之時、亦經註之於濟陰、已
云聞將君疑、此則平陽之陵、猶自昭灼、而濟陰之
陵、固已渺茫矣、且孝文帝自代遷雒、其時江左則
宋蕭齊之建壇、所以濟陰之一說、自沿於劉宋裴駰、
而孝文之太守、自行於冀州濮郡、臣按濮州郡國志平陽屬河東郡
據此當設、則後此如唐開元五年、詔禱言靈祠竟、
平陽之見於史底、臣亦不敢多引以上煩、

聖听。今臣訪得平陽堯陵，乃是地中之山也。今年臣崇
恩遣祭黃帝陵在中部縣橋山，見橋山之靈境猶未脫地中
之山之義。及見堯陵於陬山，与黃帝陵各形勢向氣
象同。易曰地中之山，乃知四周山高聳起，堤女埋環由
抱不斷，於其入室如入地中，及見其山乃安於地上，
小自深於地中，蓋地至山中也。臣嘗聞明之筆諸
璜陳兩山之形勢勝蹟，必左橋山東，自北流南入空
君縣境，抱而西以北趋黃河，延綏慶陽之間有山
曰西山，延長一千二百里，以起出橋山，穹然横亘九里，黃
帝葬穹爰下，古栢千株，其勢平出，則主土立下際

水之行路也其後華蓋三峯擁之三峯垂下即
起橋山其枝斷處突一石形象可謂過峡也四圍而中
空如橋橋山之名以此其右山連後峯移而出主土穴嶽
体十數里迴於前而橋山對面之山盤陀黃石堆
下坦如開懷枝登小土山八九座皆與橋山并相環
相合又環而左際水山腳垂之抱於橋山左而後峯稍
左之山腳出與相錯蓋自右迴前移左後趨後之高
山四周如環其頂以平坦而平頂之外至一峯尖四
周之內忽一直石突然四周山之下與橋山三面之下
如鑿空者然皆地也可藏神於右山肩之股一水曰泓

水、先分一流入峡之石中、出於左而前、其右之一流伏
於地中、自後而前、復自右而左、過中部縣、復橋山前
轉左川趙後、恰与峡中出之会、蓋一水之分、而後合
此一氣也、左有又有一水、供合橋山左脈、乃由木川会
流水、而左折於対面山之外、乃西之入橋山、西経雕
州、南両山扶路中二百餘里、東折而上、延長百里之
高山宜君縣主山上也、過此遠通北折坦、両山相夾不
其入於地中、始見橋山気脈、宛陵平陽伏身、北
四十里村経漸狭而坦、至坊曰鬼天趾大、於是土山
狭夾入、蓋土門漸坦漸下、乃入地中、始見左右土

山皆壁立村居往作寬窄通濟其外西也遠山
環之其内東也一水西出存之壁立乃陵背之巒
特奇出陵之对山自东而西以出於左三十里其頂
參差不齊而入於當出右也左之壁立乃陵之案山
右肩衡齊自东而西以出於右三十里其頂參差不
齊而入於當出左也蓋先陵南面也左右之相距至
窄處旁後不不太寬而兩壁之立占所以然而出也初
高二三丈四五丈皆立土出頂嶮則大小其石合疊于
下其上立土出頂更入更高左之疊石枝兊于右祇一
路跨水左右至於陵止臣按山名曰陶之湖也於茲出適其中水口

大石腳、高低層疊、澌如棧行、再入又一口、則石大
且多、水衝下矣、再入大壑大岩、左右逼水、行云跳
更甚、上大石灘、落水、再入再於石多水氣少而極
作、行於巖上、但聽水声、於是徑益仄、崖愈峻、乃
高石壁列左如擁、而右名蒼然高峻、與大川嶽鴻濛
氣象也、乃大石平出壁立之、土攻下、或盤陀石、疊
疊十數層、或小方石疊々數十層、於是大平石左
而出、右而出、水屈曲其間、蓋自山口以入、不壹入於
地方中、乃大積大於於高壁大峽中、以入於右、古柏以
蒼帆、則見陵山矣、陵山純土、其左其前、直下際示、

其石低亞許各種作也、其上平如地三百餘步、從
排五峯、因次連欵、小方石壘築、名不見陵山之次、
五峯垂下、起為峯阜、左次高一百五十尺、右次及其
半、廣二百餘步、為生之氣盤然和粹、神所安之、
其前就在小鮫三極、兩層各三極、蓋此一百五十丈、天
然之土、安於平如地之山上也、其南所對面之山十數
小圍峰地如同依、下為石墻、階亦皆盤陀黃石、比
至陵前、盤陀黃石、廣左縮右伸、與上左高右低之
峯阜若相配、然可敬神哉、一水自陵山之背、從山
之根夾出於左而右扶、至立工之左膝、轉前遶右

而復出於前，則高壁大峡間矣。一流三十里，出於外

口之左，若無此水，則三十里至於陵山，氣寒不通，終

古荒絶也。若非此水，則至於陵山，且路絶生矣。臣敬謹

瞻陳兩山，仰於

恩作鑑，黄帝諸臣，女以相度，豈是不必相同，而室々

相同之形勝。臣謹按，微山之谷春和碑名云，穀林

之說，獨出於皇甫士安之傳。又云，蹤跡昭甚。元碑

所紀，猶不流傳。昭碑云，微唐太宗像。平陽志云，貞

太宗征遼過此，拜於墓下，自塑像以配帝堯。趙

李唐閑唐，棲心援附，則堯陵當日口耳相傳，實在

陽、唐太宗起於太原，必經平陽，並親自塑像以
人物以塑於荒陵，明碑又去，今日將廟而祭之，荒山
之中，蓋其時方祀堯陵於東平，何敢補言也，秦帝
堯之神明，自在宇宙間，名何釋乎山東山西，帝堯之
陵天地皆明，諸之豈有或然之靈，然求其真而葬
實眷逕

皇上又旬萬壽大慶之年，喜澤普洽，神明麻暢，來秦
翠華巡幸五台，堯陵遠山西界中，前在臣仰聆
諭旨，從前設駁之後，
聖心常思堯陵當在平陽，何以遠葬山東之？臣

所考大段加呈伏祈

聖裁皇宇四千一百餘年久湮之蹟實有天心所待開

唐氏之遺民臣與之問訊口耳相傳欣欣樂道

之特金碑泰和碑所云雖蹟昭甚也臣僉陳

僉後戰慄悚惶伏祈

睿鑒施行

大學士阿桂等謹

會議堯陵仍祀濮州疏 乾隆四十五年

奏爲遵

旨會議具奏事、內閣抄出禮部左侍郎錢載奏請

釐定堯陵一摺、奉

旨大學士九卿會同該部議奏、欽此、臣等謹按禮經及

祭法共舉之、莫敢廢也、鄭氏注云、爲其陵神也、

遷史不載帝堯葬處、然自秦漢魏晉以來如呂

氏春秋、皇覽、帝王世紀、諸家記載、多主濟

陰陽、其地隸今濮州、其所言及平陽者、今該侍

郎以堯都平陽、故葬于平陽、遂為史家体例、凡帝王本紀、都於其所、葬于其所、不書葬、且謂章帝使使者祠唐堯於陽城靈台、凡書祠者、當是廟、魏書文帝至平陽、遣使者以太牢祭唐堯、凡書祭者當是陵、此猶勝度之辭、考之前人、並無此論、臣某伏考五帝本紀、以為書缺有間、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帝顓頊帝嚳帝堯、皆闕不載、葬蓋云慎也、且禹即都安邑、夏本紀于贊中、既補敘禹葬会稽、而周都豐鎬、周本紀贊中又言周公葬我畢、如誤、侍郎之說、此為自乱其例、況湯都于亳、湯陵在

今山西崇祀從前廷臣議駁原任大理寺卿尹嘉銓
條奏中已正其訛尤不得援漢不書堯葬邪為史例
且秦漢文書堯葬此其斷非史例更為明甚至祠為
祭義本相通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二年使使
者祠唐堯於成陽靈臺又下文即云三月己丑幸魯
祠東海恭王陵壬辰幸東平祠憲王陵不得以祠
為祠於廟北史魏文帝太和二十一年至平陽遣使
以太牢祭唐堯下文即云四月庚申幸龍門祭
夏禹癸丑幸蒲坂祭虞舜修堯舜及禹廟又
不得以祭為祭於陵臣等反覆尋繹核該侍郎

原委、其祇引歐陽修集古錄、洪适隸釋、考證濮
州堯冢原屬傳訛、然於平陽之堯陵究竟別有
實徵、據水經所載、既云城陽還是堯冢、又云城
陽城西二里有堯陵、又有堯陵在城南九里、蓋聞
雅若雅耳、郡道之已不能定真膺于千載之前、直
川呂氏劉氏皇甫氏諸家、證古較近、其說必有所
所傳、今欲改定自漢以來相沿之舊祀而僅以金
泰和以後之碑、引為確證、殊非慎重祀典之道、
且該誌即所錄各碑、皆出於該處名士人及縣
令丞倅之手、其陵與廟、又止屬道流貫福哉物化

之所修葺、即其碑文中、亦云先陵在陰濟溧陽、
傳之已久、不過砍柱塈階礎、俱不泯晦為兩存之論
耳、亦非另有確見、再該信即於平陽先陵、傍陳
山川形勢、指為神境、此處後世堪輿家言、考古者
未便引以為據、且其果昧之見、切以為考古之法、與
其附會而失其真、曷能閱牒而循其舊、自古帝王
兆域、固有不能指定一處者、軒轅陵在橋山、書稱
所聞而橋山凡一、上郡鴻州皆有之、郭璞注山經
有云、帝王冢墓、宜另定處、往往復見於蓋聖人之
於其位、化行四海、名不衰思、故自立位而祭、

起土為冢，是以可定為丁文陵。況為三處所定之神，世所不定，必執一處以爭之，譬諸鑿井見泉而謂泉在是也。況濮州既陵故址，為秦漢千百餘年告祭之所，而乃經改于東平，恭逢我

皇上御極之初，时命王大臣详考载记，重加釐定，仍復旧，并命有司以昭信守。四十一年復經

廷議，凡遇

禋典，仍于濮州致祭，其平陽一陵仿東平之例，由該地方官以時展祀，所謂禋備舉，咸秩無文，所謂以

聖經、

聖鑒無之告，精詳如按，以補前代專祀一處之闕

奉

典、自毋庸再议钦遵

再陈尧陵疏乾隆四十五年

礼部侍郎臣钱载谨

奏：为再陈尧陵恭恳

圣恩俯鉴事窃臣遵

旨次第查考尧陵，考得平阳之尧陵属实，濮州之尧

陵属虚，敬谨具折覆

奏奉
旨大學士九卿會同該部議奏欽此禮部主稿議駁
覆奏奉
旨依議欽此臣自應嘿息何敢復陳但臣原奏祇求
堯陵之真贋並未嘗敢一字涉及改字之處然
即此一事之議禮數假闕臣謹再
奏竊以堯塋穀林之說實始於秦之呂不韋而牽
合漢劉向、堯塋濟陰、及班固漢書地理志成陽
屬濟陰郡、以傳穀林之說、實由於晉之皇甫謐
且不駁濟陰成陽之云堯冢在莫詳於後魏酈

酈道元水經注、水經注云、帝王世紀曰、堯葬濟
陰成陽西北四十里、是為谷林、臣謹按此即皇甫謐
之章三説而合之也、又下接注云、墨子以為堯北
教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陰、山海經云、堯葬狄山之
陽、一名崇山、二説合、殊以為成陽近是堯冢也、臣
謹按以為近是、則成陽之堯冢、猶未見為確、又
云今按小成陽在成陽西南半里、俗諺以為因堯
城、士安蓋以是為堯冢也、臣謹按因堯城、本虞
竹書之荒唐、況以是為堯冢、則道元之言成陽
之堯冢而必從皇甫謐也、蓋已太甚、然後於攷注

之又一段備言今咸陽有堯陵有堯母慶都陵
有中山有人祠、俱詳里數其所證今在州縣之
所具設有此現在也乃復引郭緣生述征記所
言咸陽堯陵中山有人祠堯母慶都冢俱詳里
數以見今與古里數參差不合、有祠而物徙陵
豈言物徙在、何以今與古里數乃不合於是其
結束云、考地驗狀、咸多踳舛、蓋聞疑者疑耳、如
並合郭緣生名概之矣、臣謹擬此道元之三處
駁臣所以信濮州之堯陵為實然臣之所以信平
陽之堯陵為實在、臣黃廷謹擬漢司馬遷史記

五帝本紀夏殷周本紀正文之例為斷蓋因呂不韋
列向皇甫謐之說皆收於列宋裴駰史記集解
以注入司馬遷不書葬所之正文下其在司馬遷聞
以前本紀之例古帝王都於其所崩於其所則葬
於其所本皆不書葬物以明之即以其不崩於所
都本紀書葬以知之如黃帝之遷徙往來無常處
則書葬橋山如帝舜之都冀而崩於蒼梧之野
則書葬於江南九疑如帝禹之都冀宜在於會稽而
崩則書云或言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
命曰會稽惟此三書並成例足以見知帝之不都

於平陽廟於平陽即葬於平陽故不書葬則亡
平陽之有堯陵蓋其實已出於秦漢之世所以
皆不葬臣等謹案云不当以例是葬也又按漢王
充語充葬冀州此語僅見於王充臣等謹案云右數
林之說者必廢平陽之說所以王充僅見此語臣
以是知堯都平陽而冀州則堯之廟於冀而葬
於冀者實在平陽又據今陽山堯陵所碑云徽唐
太宗像此其云名之碑識不足據然唐太宗之舊有
像而徽之不必疑也即平陽志者名何以足據然相
傳唐太宗自塑像以配帝堯臣等謹案云唐太宗起

於太原必徐平陽若於自塑像後人何以塑像
於蕭陵蓋唐太宗備座之像尚自像於帝堯矣今
日陬山之陵則帝堯陬山之陵就未湮於唐太宗平
陽之世臣有何心臣以是知平陽之陬山實為堯陵
況今陬山異境鴻朦氣象亦可華飾飾於可遊
玩臣口不能言筆不能述臣前見講意以可見黃
帝之橋山比堯在伏冀
聖心備鑒黃帝從臣帝堯從臣其可相度經營不必
相同而實可相同之心跡此就親至其地帝在不知
今廷臣皆未嘗親至其地原不可輕信臣言遽以

为可據臣敬謹戩录伏祈

皇上

聖心

俯鑒定司馬遷良史材母文之例黜不書门下
客浮說之訛亦皇甫謐牽合兩說之由審鄭道
元駁翻三危之確合唐太宗之李唐陶唐璧心
接附而惜王充之信將信信庶語僅存以对答

帝

尧之神明昭彰四千餘年荒山幽邃之中喜氣
尚存之蹟以振起人心於萬古臣敬謹戩录其
揖伏祈

皇上審鑒

礼拜長白山神疏　康熙十六年

内大臣覺羅武壬一等侍衛兼親隨侍衛首領
臣耀色一等侍衛臣塞蘐礼三等侍衛臣索　謹
奏為遵
旨看明長白山形勢恭疏奏
聞仰祈
聖鑒事窃臣等於康熙十六年四月十五日奉
上諭長白山係
本朝發祥之地今乃無確知之人尔等四人前赴鎮
鎮守兀喇地方將軍處選取識路之人往看明白

便酌量行礼，欽此欽遵，臣等即於五月初四日起，
行，十四日至盛京，十六日由盛京起行，二十九，三日至
兀喇地方，將宣實
上諭於將軍等，隨查兀喇寧古塔及兀喇獵戶所居村
莊古老，俱云確知長白山之人，僉云甚遠，曾見惟
都統尼雅漢之宗族，戴穆布魯，原係采獵之
人，今已老退閑，口稱我輩原在額赫訥陰地方
居住，我雖不曾躋長白山之巔，曾聞我父云，伊
往獵于長白山脚下，獲鹿肩負以歸，途中三
宿，第四日至家，以此度之，長白山離額赫訥陰

地方不甚遥遠我不知其他者語因訪問雖不

曾到長白山亦赴額赫訥陰地方水路幾日可到陸

路幾日可到若有知往額赫訥陰地方陸路之人否

據晉獵戶噶喇大鼐里等口稱如乘馬由陸路赴

額赫訥陰地方十日可到如乘小舟由水路而往途

中全無阻滯二十日可到倘遇水漲阻滯難計日期

有獵戶喀喇甘扒不知赴赫額訥陰地方陸路者語

臣等隨議兩人攜三月糧而往又思或三月糧盡或

馬匹倒斃不能歸家亦不可定隨諭鎮守寧古塔

將軍巴海可載一船米於額赫訥陰地方預備我

筆糧盡以便於接需取用、將軍巴海云、大船不能逆松阿里河大險處、當即載米十八小船至穆赫訥陰預備、臣等即擬於六月初二日起行、又思由水路而往、倘遇水漲阻滯、稽遲時日、不能即至、因與噶喇大額黑納、我輩乘此馬匹肥壯、速由陸路往看、俟看過長白山回時、再由水路逆流而上、前赴訥陰地方、約定臣等帶領固山大薩布素、於六月初二日起行、經過文德痕河、阿虎山、庫勒訥林、祁爾薩河、濟沱河、沙布爾堪河、納丹佛勒地方、輝發江、法河、木敦林、巴克塔河、納爾渾河、敦敦山、阜龍河等

吏、至納陰地方，江干、不素喀喇大頭黑乘小舟而行，半月程途，七日齊至，因與固山大薩布素、我等乘小舟由江中逆流，前赴頭赫納陰地方，汝帶欽官兵馬西由尼婁湖河逆流而上，由佛多和河順流而下，前去頭赫納陰相會，約定逆流前去後，臣等於十一月日赴頭赫納陰地方，固山大薩布素等于初十日已至，因所進之路一望林木，臣等與固山大薩布素商議，令薩布素等困散寧京喀達與識路經之喀喇帶領兵丁，獲甲士二千名，前行伐木開路，并詢此望見長白山可將行幾日方能望見，今

我許路程相度明確來報我輩住二日后即起行矣隨於十二日遣費前行去後本日據固山大薩布等差人賚書前來報稱我等别大人們行三十里至一山頂上望見長白山不甚遥遠約止百七八十里等語又續差艾喀來報稱先差人來後又至一高山頂上望見長白山甚明約有百餘里山上見有底下白光等語臣等趂未有雨水時急往看驗長白山因留嚮喇大頭目背捕珠蚌於十三日起行十四日與固山大薩布等會於樹林中摩揣開路前進十六日黎明聞鶴鳴六七声十七日雲霧迷

漫不知山在何處，因向鶴鳴處尋路而行，遂遇路
蹤，由此前進，直至長白山脚下，見一處周圍林密，
中央平坦而圓，有草無木，前面有水，其林離
住札處半里方盡，自林盡處至白樺木，宛如栽
植，香木叢生，黃花燦爛，臣等隨移於彼處住
札，步出林外遠望，雲霧迷山，毫無所見，臣等
近前跪誦
綸音，禮拜甫畢，雲霧開散，長白山歷歷分明，臣等不勝
駭異，又正值一路可以蹬攀，中間有平坦勝地，如築
成臺基，遥望山形長闊，近觀地勢頗圓，所見片

片白光皆冰雪也、山高約有百里、山頂有池、有五峯圍繞、臨水而立、碧水澄清、波紋蕩漾、殊為可觀、池畔無草木、臣等所立山峯、去池水約有五十餘丈、地周圍寬闊、約有三四十里、池北岸有立熊一、望之甚小、其繞池諸峯、勢若傾頹、頗駭瞻視、正南一峯較諸峯稍低、宛然如門、池水不流、山間處處有水、由右流左、則為扣門里兀喇河、右流左、則為大訥陰河、小訥陰河、繞山皆平林、遠望諸山皆低、相視畢、禮拜下山之際、峯頭有鹿一群、他鹿皆奔、獨有七鹿如人推狀、自山峯陸續滾至山下、因致奉京畢揚武

里等駐足之處、臣等不勝駭異、因此正在立食、此時山靈阿賜隨望山叩謝、收其七鹿、臣等上山之時、曾七人也、自將鹿之處、退至二三十步、回首瞻望、又見其雲霧迷山、臣等因清淨勝地、不宜久留、於十八日言旋、回視先望見長白山之處、因雲霧濛籠、遂不復見山光矣、二十一日、回至二納陰河合流之處、二十五日回至恰庫河、此河乃納陰東流會合之所、二十八日正行之際、途遇頒到

勅旨、臣等不勝歡欣、拜讀

勅旨、感激靡盡、當經叩致謝

恩訖、二十九日、因馬瘦不堪馳驅、自恰庫河水路、乘小船
而歸、經過色克騰險處、圖白里險處、喀爾漢險處、噶
大渾險處、薩濟險處、薩克錫險處、塔克錫險處、松阿
里大險處、身渾險處、乘一葉小舟、歷此大江九險、得
以荷慈而渡、此皆仰賴
皇上洪福之所致也、七月初二日、回至兀喇地方、又往寧古
塔等處地方、於十二日至寧古塔、備看會寧府等
處地方畢、於七月十七日、自寧古塔起行回京、臣、
等奉
命、外人跡罕到之處、創闢路徑、行於不見日色深林

之內、至二日汛滯、洵見長白山皆我
皇上敬念
祖
宗、誠以感格神明之效也謹疏
奏
聞、

請告捷學宮疏 康熙三十五年

國子監祭酒臣孫岳頒謹

奏為

聖謨云遂

天威遠震凱旋振旅遠徼永清請酌古制告捷學宮事

竊惟自古帝王安國計民生恭行天討殷宗克鬼方以三年周宣興師伐獫狁未有親統大軍出險涉遠不越十日而大功告成廓清沙漠又安邊境如我

皇上之神武首出度越百王者也

皇上自御極以來削平三逆掃蕩臺灣剪翦東西並

袁正翔乃首先負將噶尔丹支、獲禍出沒擾亂邊

陲、逆天虐民罪在不赦、

皇上念逆寇一日不誅、邊疆一日不安、雖大臣諫後

視征而

審議於衆、申論不撓、且軍儲皆出

天庾積餉數千萬石、損以安四海生靈之命、錦

國家無疆之庥、而天人叶應、自擧師以迄大捷僅七日、汛

此永無烽火之驚、星流轟、未為大仁也、師出之日、水

泉草枯厄

御蹕經臨撫地、則泉湧、牧馬則草肥、蓋天時地脉正翠

決於
宸衷之中且分布該軍、調度規畫並出
皇上之指授噶尔州需宵遁自理可以免脫不知
神策授宜於前、該軍會合環擊擒斬殆盡、餘黨就降、
俘獲無算是從來未有之大智也地最險遠、
皇上親舉玉趾日進一瘏、卒報千萬乘、踰天山、渡瀚海
如履平地而走麾莊、莫不忠義激發驍騰百倍
是從來未有之大勇也凡屬臣民舉翹首
皇上廻鑾告成功以彰並烈、臣一介腐儒、荷蒙
聖恩簡擢、不獲効力塞外、伏查禮記王制曰、天子出征

禁、非

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即魯頌泮水之詩

所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是三

代時皆告捷於學也、

皇上建千古未有之功、則漢唐未舉行之盛事、請自

皇上始之、即不必有事於訊馘、而專行釋奠、昭告

文廟、勒石太學、原本出經、總由聽訟、不特與祭告

闕里並行、則文治與武功、永昭垂於千秋矣、

國學加崇祀典疏康熙二十三年

廵視南陝西道監察御史臣劉維禎謹

奏為

敬推尊孔先師之

聖德請

勅議加崇祀典以光垂萬世事。臣竊惟我

皇上德本性成，道與天合，紹克舜之心傳，闡孔孟之

微義。近臣肇举東廵，

駕臨闕里，釋奠先師，竊聞

皇上以巍巍之位，為尊之身，親行九叩，又

特賜御書以推先師之德，復昭示儒生，猗与盛哉！

自漢唐以來崇儒重道未有如我

皇上之第一也臣竊思之闕里孔子先師之家廟也太學祀先師之廟也家廟既邀非常之崇則國學亦宜擴特常之典伏稽前制唐開元間祀孔子兼用九宮舞用八佾亦明成化弘治年間又尊以八佾十二籩豆自嘉靖時張孚敬妄更易祀典改孔廟大祀為中祀改十二籩豆為十八佾為六

國朝祀臣未及詳定泥於舊例相沿至今臣愚以為祀之籩豆佾舞皆當視主祭之人以為升降今孔廟之祭

天子所主也即歲時遣官皆

天子所命也云

皇上臨雍釋奠又已恭謁致敬矣仍

天子之命祀孔子而尚缺八佾十二籩豆之禮毋乃於

皇上崇礼先師之至意乎故自孔子而論則孔子止為

大夫而未為公侯於僭八佾不可即以佾名不宜用

自

朝廷祀孔子而論則八佾十二籩豆何可減損也議礼者

自不當执張氏致之邪說而當仰推

皇上隆礼之盛心矣云云

敕部酌議先師大学祀典其籩豆佾舞合音酌採舊
制以昭定式於禮天子礼楽不宜輕用則
皇上尊已隆其礼於闕里之廟況京師太学乃
国之祀典載在尊先師大名也制礼典大祀也臣願
皇上乾斷括運而已

請釐正學宮從祀疏　康熙二十五年

掌管江南等處學政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

臣李振裕謹

奏、為謹陳學宮陳從祀應行釐正之宜恭請

睿鑒定以昭畫一事。伏惟我

皇上法天修道，尊聖崇儒，凡典禮制度大經大法，無

不修明，而於學宮教化之原

聖心尤加崇重，於是

篤幸闕里，

敕撰志書，

特颁宸翰、编纂各学，至於增設五經博士、訪求先聖先
儒後人、
羅設膠庠，
是流奕禩、寰宇之內，文明翔洽，教化昌隆，洵為萬世一
時、臣以庸材猥膺
異數簡用，督学江蜀，自視事以来，奉宣
聖化，振飭文風，报称之思，安恆靡及，凡至按試地方，展
謁学宫，窃見各學從祀聖儒位次，多有未盡一迄
而考之会典，旧本定序，亦多未安，盖缘前代议
祀之初時，多草率而未加详审订，及至議定通

行之後又因循而憚於更張凡所未協之處前人
亦自議及但因未遇其時未得條陳釐正千秋有
待今遇
聖代右文之時仰覩
皇上重道之至又逢
勅修會典之日謹宜及今釐正臣敢為
皇上備陳之如先儒左邱明既非孔子弟子不在先賢
之列而位居西廡之三十列躐於東廡三十一位先賢
秦冉之上矣公羊高伏勝名以先儒而位居西廡
之三十一三十二列躐於東廡三十二三十三兩位先賢

中極殿唸之上矣、西序孔安国、漢人也、而居東序周儒穀梁赤之前、西序王通、隋人、周敦頤、歐陽修、張載、宋人也、而列於東序、漢儒毛萇、后蒼、杜子春、唐儒韓愈之上、且西廡程顥先於東廡程灝、則以弟先兄、西廡薛瑄、王守仁、先於東序陸九淵、許衡、則以明先宋元、不第此也、即以一代言之、而西序蜀宗之朱熹、尚不宜先於東序涑宗之司馬光、即以一序言之、而宋仁宗時之程頤尚不宜先於宋太宗時之种穆、此其舛錯甚明、本可昔略

上因從前兩序從祀先賢中間、經言議改議

大

黜之人如東廡則黜叔、仞改爲正孔鯉、共三位，西廡
則黜公伯寮、秦冉、申党，改蘧伯玉、林放、叔会隸共六
位。於是東廡先賢尚有三十三位，而西廡先賢尚止
二十九位。當時設祀之人，不知合叙兩廡東西並進而
上各於東西兩廡，用魚貫之法，就便於躋以收西廡
之儒，躐出於東廡大儒之上，紊亂先次，不惟列之
學宮先儒之冥況有不安，亦且載之會典，傳之千古，秋
而有此草率之文，實非所以昭示
興也。此外尚有宋儒羅從彥、李侗、吳受學楊時，承
先啓後，實爲朱子之師，明萬曆初年議增從祀

上因正会典既未改、未经载入、故今江南学宫多
未遵行、其后更经增设者、名以议增正改、故其位次
多列于朱熹之下、且后列于明儒薛王陈胡之末
者、诸先儒置、尤为纷係、臣谨详加考订、自东庑第
三十一位先贤秦非以下、两庑对叙、逐位递进、而於先
儒左邱明以下、皆详考其世、儒同则论代、代同则论
年、依次定位、绘其图式、另送部科查核外、理合
具题、伏乞
皇上敕部详加议覆、恭请
圣裁、酌定通行、直省学校、凡后有记位次错误不符者

皆令遵照改正仍令載入會典垂之永久庶禮制由此畫一而
大典𦵏代光昭矣

請定孟廟從祀門人乾隆二十一年

衍聖公臣孔昭煥謹
奏為請定孟廟從祀門人以正祀典事竊惟查
國家尊禮先賢先儒列之祀典所以昭崇德也鄒縣亞聖廟宋政和五年詔定配享從祀以崇正學配

從祀東廡九人公孫丑浩不害陳臻屋廬連陳代公都子高子盆成括子叔附祀唐儒韓愈西廡八人萬章孟仲子充虞徐辟彭更咸邱蒙桃應季孫附祀宋儒孔道輔謹按季孫子叔之說以從祀本趙岐注二人皆孟子門人聞孟子不受萬鍾之言而季孫曰異子叔名疑其說而以為子受也今從經朱子註明引季孫論子叔疑之言則二子之祀似為無當又

孔子廟舊祀林放於前明嘉靖間以家語史記俱不載弟子列罷祀今按高子論詩孟子稱之曰固哉

文

高叟甘非弟子可知、似不應與林放之例罷祀
至告子論性、至以性惡之言、盆成括仕齊、孟子
首弟聞之語、則均非孟門高弟矣。再
孟廟從祀神主、自前明嘉靖年間、議定去侯伯等
爵、先賢則書先賢某子、先儒則書先儒某氏、某
至今相沿照制、乃孟廟配享從祀、各主尚供存
等號於未協禮制、臣愚見孟廟從祀似應罷去
季孫子叔、高子、告子、盆成括、東廡祀公孫丑以
下五人、移樂正次之、韓愈附之西廡、則祀萬章以
下四人、孔道輔附之、配享位則書先賢某子正

子、從祀本朝統有先儒某氏某某於祀制似爲
妥協。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勅下禮臣，議覆施行。